

聖誕歌

狄更斯著

567



新譯文叢刊

聖誕歡歌

狄更斯著

吳鈞陶譯

平明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五·上海

新譯文叢刊

書號 265

聖誕歡歌

定價四角六分

著者 [英] 狄 更 斯

譯者 吳 鈞 陶

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三三號
(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

印刷者 華 文 印 刷 局

(上海漢寧路143弄4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開本: 762×1067 1/32

印張: 4 5/8

字數: 79,000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1—11000



却爾斯·狄更斯

序

在這本關於鬼魂的小書中，我竭力招了鬼魂，來表達一種思想，這鬼魂決不會使我的讀者感到不快，不論是對於他們自己，是對於他們彼此之間，是對於這節令，或是對於我。但願它到他們家裏去討人歡喜地作祟，而沒有一個人要想打倒它吧。

他們的忠誠的朋友和僕人

却爾斯·狄更斯

一八四三年十二月

原書名 A Christmas Carol
原著者 [英] Charles Dickens
原出版者 Macdonald & Co. Ltd. London, 1953

內 容 提 要

史克羅奇是個一錢如命的人，即使在聖誕節前夜也依舊在種種事情上顯出他吝嗇的本色。這天晚上，他的故友馬萊的鬼魂來找他，並替他依次引來了另外三個鬼魂。

那是「過去」、「現在」和「將來」三個「聖誕節鬼魂」。它們帶他去看在這三個時期的節日中，他自己曾經怎樣歡度；目前怎樣等閑虛過；死後又怎樣後悔莫及。

他終於受到感動，覺悟到把生命浪費在錢財的積聚上是毫無價值的；於是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目錄

第一節	馬萊的鬼魂·····	三
第二節	三個精靈的第一個·····	六
第三節	三個精靈的第二個·····	六
第四節	末了一個精靈·····	一〇三
第五節	尾聲·····	二六

聖
誕
歡
歌

第一節

馬萊的鬼魂

首先要說的是馬萊已經死了。他的死是毫無疑問的，他的埋葬登記冊上，簽名的有牧師、教吏、殯葬人，還有喪主。這是史克羅奇簽的。而在交易所裏，任何一件事情，凡是史克羅奇願意出面的，都一準沒有問題。

老馬萊是已死定，就像一根門釘釘死在門上那樣了^①。

注意！我並不是說，據我所知，釘死了的門釘有什麼特別可說的。我自己倒認為棺材釘才是鐵器行業中，釘得最死的東西。不過在這比喻裏有着我們祖先的智慧；因此我的不潔的雙手絕對不該隨便亂改，否則國家就糟了。那麼你一定會允許我看重地重複說，馬萊是已死定，就像一根門釘釘死在門上那樣了。

① 原文 as dead as a door nail 是英國一句俗話。

史克羅奇知道他死了嗎？他當然知道。他怎麼會不知道呢？史克羅奇同他做合夥人做了我也說不上有多少年。史克羅奇是他唯一的遺囑執行人，是他唯一的遺產管理人，是他唯一的財產讓受人，是他唯一的餘產繼承人，是他唯一的朋友，也是唯一的送喪者。連史克羅奇對於這樁悲哀的事情也並不感到非常傷心，而在殯葬那天，他還能成爲一個出色的生意人，以絕頂經濟的辦法，隆重舉行了那次葬儀。

提到馬萊的葬儀，使我想起剛才開頭的那句話。馬萊的死是毫無疑問的。這一點必須弄清楚，否則我預備講的這篇故事，就一點也不精采了。假使我們不完全相信漢姆萊特的爸爸在那齣戲劇開始以前就已經死去，那麼他晚上，在東風中，在他自己的城堡上所作的一次漫步，也不見得比隨便哪一位中年紳士，在天黑後匆匆走出去，走到一個微風習習的地方——譬如說聖保羅教堂公墓——去嚇他的兒子的脆弱的心靈更值得注意了。

○ 漢姆萊特 (Hamlet)：莎士比亞所著漢姆萊特戲劇中的主角名。他是丹麥王子，其父王被叔父毒斃。劇中第一幕第一場即述故王的鬼魂出現。

○ 聖保羅教堂 (Saint Paul's Cathedral)：在倫敦中國盧蓋山 (Ludgate Hill) 頂上。教堂高達三六五呎。

史克羅奇一直沒有把馬萊的名字塗去。好多年以後，在貨棧的門上，還是這樣寫着：「史克羅奇和馬萊」。這所商號人家都稱做「史克羅奇和馬萊」。有時候，不熟悉這一行的人稱史克羅奇爲史克羅奇，但是有時候，稱他爲馬萊，不過他兩個名字都答應。他覺得這是完全一樣的。

哦！不過他是一個要從石頭裏榨出油來的人，史克羅奇！真是一個擠、絞、撈、刮、奪、貪的老不死！又硬又尖，好像是一塊打火石，但是鋼棒從來沒有從它那兒打出過慷慨的火花來；而且又隱秘，又自封，又孤僻，好像一隻牡蠣。他的內心的冷酷使他的老臉蒙上了一層嚴霜，凍壞了他的尖鼻子，凍皺了他的面頰，凍得他脚步直僵僵的；凍得他眼睛發紅，薄嘴唇發紫；凍得他說起話來，儘是刺耳的聲音，就像一陣陣冷風，吹得人毛骨悚然。他的頭上是一層皚皚的白霜，他的眉毛上也有，他的結實的下巴上也有。他到哪裏，就把自己身上的那種低溫度帶到哪裏；在大暑天裏，他把自己的事務所弄得冷冰冰；就是在聖誕節，他也不使那兒暖一度。

外界的冷熱影響不了史克羅奇。沒有溫暖能夠使他溫暖起來，也沒有寒冷的天氣能夠使他覺得寒冷。他比刺骨的狂風更寒冷，比一心想降到人間來的大雪更專心，不達到目的，決不休息；比傾盆大雨更兇，從不饒人半點。惡劣的天氣不知道怎樣才能打敗他。最

最大的雨、雪、冰雹、雪珠，也只有在某一點上可以誇口說勝過他。那就是他們常常很大方地『佈施』，而史克羅奇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誰在街上和顏悅色地叫住他說，『我親愛的史克羅奇，你好嗎？你什麼時候來看我？』也沒有叫化子來求他給一個小錢，也沒有小孩子來問他現在是幾點鐘，在史克羅奇一生之中也沒有男人或婦女曾經向他問過一次到某處某處去的路。即使是瞎子們的狗都似乎認得他，牠們看見他走來的時候，都會馬上把主人拖進大門，拖進院子，然後搖着尾巴，好像是在說，『雙目失明的主人啊，有兇惡的眼睛還不如根本沒有眼睛來得好！』

但是史克羅奇什麼都不在乎！這正好是他所樂意的事情。在熙熙攘攘的人生的道路上，側着身子悄悄走着，警告一切有同情心的人別走近，對史克羅奇說來，這正是那些愛說笑話的人所說的『開心事』。

從前有一天——在一年中所有的好日子裏的最好的一天：聖誕節前夜——老史克羅奇坐在他的賬房間裏，忙碌着。天氣陰沉，寒冷徹骨；而且大霧瀰漫；他能夠聽見外面院子裏的人們，鼻息咻咻地踱來踱去，手在胸前拍着，腳在鋪道的石板上蹬着取暖。城中的時鐘剛敲過三點，但是天已經很暗了——這一整天都沒有很亮過——燭光在鄰近幾家事務所的窗戶中閃爍，就好像是那可以用手捉摸的褐色霧氣裏的紅暈的斑點。霧氣在流進

屋來，從每一條隙縫，每一個鑰匙孔裏流進來，屋外的霧更濃，因而雖然那個院子是非常狹小，對面的房屋看上去也全變成了一幢幢黑影。看着那彤雲低罩下來，把一切東西都弄得朦朦朧朧，人們會覺得大自然就在近邊釀造大霧。

史克羅奇的賬房間的門開着，這樣他就可以監視他的書記了，書記就在外面那間黯淡的小房間裏，那房間只能算是一隻大箱子。他正在抄寫信件。史克羅奇生着非常小的火，但是書記的火還要小得多，看來只像是一塊煤了。然而他不能加煤，因為史克羅奇把煤箱放在自己的房間裏，於是如果書記拿着一把煤鏟走進去，老闆一定會說，他們兩人必須從此分手。因此，書記只得圍上他的白羊毛圍巾，並且設法在蠟燭火上取暖，由於他不是一個想像力豐富的人，他這種嘗試失敗了。

『聖誕快樂，舅舅！上帝保佑你！』有一個人用高高興興的聲音嚷着說。那是史克羅奇的外甥，他來得那麼匆忙，一進門就用這話來招呼史克羅奇。

『呸！』史克羅奇說，『胡鬧！』

史克羅奇的這個外甥在大霧和嚴寒中的急速行走，把他自己弄得那麼熱，渾身都熱烘烘的，他的臉是又紅潤又漂亮，他的眼睛閃着光，他呼吸的時候，嘴裏哈出氣來。

『聖誕節是胡鬧嗎，舅舅！』史克羅奇的外甥說，『我相信，你是開玩笑吧？』

『我一點也不開玩笑，』史克羅奇說。『什麼聖誕快樂！你有什麼權利快樂？你有什麼理由快樂？你是夠窮的啦。』

『那麼，』外甥興奮地回答。『那麼你有什麼權利不高興？你有什麼理由不開心？你是夠富的啦。』

史克羅奇一時找不出很好的回答，只得又說一聲『呸！』跟着又說一聲『胡鬧。』

『不要生氣呀，舅舅！』外甥說。

『不生氣怎麼行呢？』舅舅反問，『我是住在這麼一個充滿了獸子的世界上！什麼聖誕快樂！滾它的聖誕快樂。聖誕節對你有什麼好處呢？這時候，你得付欠賬，可是沒有錢，你發現自己又大了一歲，可是一個子兒也不多，你得結賬，可是十二個月的賬簿上的每一項都對你不利。假使我做得了主，』史克羅奇憤激地說，『一定要把每一個到處亂說聖誕快樂的獸子放在鍋子裏跟他自己的布丁一起蒸，拿一枝冬青插在他的心上，然後把他埋葬。』一定要這麼辦！』

①『冬青』原文爲 holly，是冬青屬植物中的一種。或稱『鳥不宿』。葉常青，葉邊多刺，結紅色小果實。西俗以之作爲聖誕節之表徵，裝飾屋內，並在進餐時插在聖誕節葡萄酒布丁上。這句所說，是根據這種習俗。

「舅舅！」外甥求饒說。

「外甥！」舅舅嚴厲地回答，「你去過你的聖誕節吧，讓我過我的。」

「過聖誕節！」史克羅奇的外甥重複他的話。「但是你不肯過呀。」

「那麼，讓我不過好啦，」史克羅奇說。「但願它會給你許多好處吧！它一向給了你許多好處吧！」

「也許有許多事情，雖然我沒有從它們那兒得到什麼進款，我可能已經從它們那兒得到了好處，」外甥回答。「聖誕節就是這類事情中的一種。但是我相信，每當聖誕節到來的時候，我一直認為，這是一個好時候，即使撇開對於它神聖的名稱和起源應有的尊敬之心——假使任何屬於它的東西可以撇開的話——這也是個好時候，這是一個仁愛、寬恕、慈愛、快樂的時候；我知道，在長長的一年的日曆本上，唯有在這時候，男人們和女人們才似乎不約而同地，一起把他們緊閉的心扉毫無顧忌地打開，並且想到了比他們低微的人們，就好像那些人的確是一同向墳墓走去的旅伴，而不是在另一些行程上的另一種生物。因此，舅舅，雖然聖誕節從來沒有帶一小塊金子或銀子來放在我的口袋裏，我也相信它的確給過我好處，並且以後還會給我好處，所以我要說，上帝祝福它！」

在「箱子」裏的書記不知不覺地喝起采來。他馬上覺得這樣做很不恰當，便撥撥火，

把那最後的微弱的火星，永遠熄滅掉。

『你再喊一聲試試看，』史克羅奇說，『那就要請你辭了職去過你的聖誕節去！』他又轉向他的外甥，說，『你倒真是一個了不起的演說家啊，先生。我不懂你怎麼不進國會。』

『不要生氣，舅舅。你來吧！明天到我們家裏來吃飯吧。』

史克羅奇說他情願請他走——是的，他後來真的這樣辦了，他直截了當地說，他情願請他走。

『但是爲什麼呢？』史克羅奇的外甥喊着說。『爲什麼呢？』

『爲什麼你結婚呢？』史克羅奇說。

『因爲我戀愛了。』

『因爲你戀愛了！』史克羅奇咆哮着說，好像世界上祇有這一樁事情比聖誕快樂真的還要滑稽了。『再見！』

『不要這樣，舅舅，可是我在結婚之前，你也從來沒有來看過我。那麼現在怎麼能把它作爲明天不來的理由呢？』

『再見』史克羅奇說。